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殘水滸

第八十四回 豪傑剛腸死生一決 軍師深算肘腋成謀

話說楊雄、孫立咬牙切齒地要拼一下子，破壞投降的局面。（【眉】石秀建議破壞降局，不失為血性男子。）石秀道：「二位兄長莫慌，小弟已有計較在此。我們梁山後泊方面臨岸邊，除關口之外，都是懸崖峭壁，他不便來，我不便去，防備必不甚嚴。對面紮的那支兵，主將是樂廷玉、扈成，這兩人所帶，都是山東士兵，不比外邊調到的是沙場勁卒。並且他的營盤，我已著人探過，是用草泥堆成人字形，雖然堅固，容易跳越。我們這裡把守北關的，從李逵以後，是穆春、穆弘兩兄弟，水路亦是阮小五、小七兩弟兄，都幫幫忙。我們今夜劫寨進去，殺他個落花流水，看吳軍師能怎地我們！」幾個人計議停妥，分頭要約。當夜三更飽餐結束，齊集後泊。李應、杜興先領一隊嘍囉，抄左邊過去了。孫新、顧大嫂領一隊嘍囉，（【眉】母大蟲當然不可少。）抄右邊過去了。議定都揀隱僻地方上岸，順坡陀樹木之勢，橫抹旁抄。楊雄、石秀、孫立邀同解珍、解寶、鄒淵、鄒潤，選精悍嘍囉卒二千，從中間巡搶樂廷玉老營。官軍每夜步哨，直到水邊，卻分四班，輪流替換。眾頭領估量將近換班時候，哨兵有了倦意。渡過水來，嘍囉兵知道，一面吹角報警，一面火速退後。樂廷玉在軍中，本和衣而臥，聽得角聲，知道賊人來犯，立刻下令準備。梁山兵馬衝過一段，便將火把上竹筒抽去，晃一晃，火光大發，照見官兵寨前，疏疏落落，不多幾人。只是寨前百步有橫繞濠溝一道。忽地一聲吹角，溝內神臂弓、牀子弩、神鋒弩，撒地直掃過去。前隊軍士跟著弩箭，敗葉一般，紛紛墮地。（【眉】寫官軍方面禦敵，如生龍活虎。）擎火把嘍囉，最是官軍的目標，攢射過去，連排穿透，火把盡滅。

梁山隊裡，孫立、楊雄、石秀們親身冒箭押陣，傳令藤牌向前擋箭。再整陣腳上前去時，濠溝裡火器又發，藤牌依舊不能抵擋，解珍、解寶都中箭陣亡。鄒淵左肩上也吃一槍子，倒撞下馬。孫立鐵掩心被鉛丸擊碎，只爭不曾透入。石秀急對孫立說：「我們用火把，官軍一味漆黑，他從暗擊明，我們如何抵擋得？快將火把滅了，再攻上去。」（【眉】石秀明白用火把失計，可惜曉得太遲了，作戰貴神速襲擊，兵貴神速，怎容你從容。）火把才滅，忽然「砰」的一響，一道火光從眾人頭上過去，直打到水泊裡，把泊邊一條船打個笆斗大的洞。隨即一連幾響，雷轟電掣般，水泊的兵船，破的破碎的碎，打得無處存身。阮小五、阮小七只好將兵船開過一邊。那時孫立們業經到此，索性不顧死活，用散星的陣式，搶近濠溝。溝內官兵，還是在溝內拒戰。彼此短兵相接，又戰了一陣。孫立等看看要佔上風，忽然角聲處，一左一右，遙遙相應。知不是頭，忙忙勒兵退後。兩腋下兩支生力軍已經殺到，左邊來的是樂廷玉，右邊來的是扈成。孫立、楊雄、石秀、鄒潤分頭迎敵，半夜裡濠溝邊苦戰。（【眉】「苦戰」二字用得辛辣。）帶來嘍囉已損去三分之一，剩下來的還有一半帶傷，到此如何抵擋。官軍勢大，卷地上去，便將賊兵截成□來段，隔開圍住。左右兩路李應、孫新，都不見來。孫立和楊雄捨命衝突，掙到水泊邊上，用旗子招阮小五、小七水師來接應時，官軍又一排幾尊炮齊發，孫立連人帶船，轟沉水底。

楊雄逃過泊來，到得北關，已見孫新、顧大嫂帶領敗兵殘甲，屯紮在那裡。楊雄訴說全軍覆沒。（【眉】敗北之餘，彼此相見應作如何感想？）孫新道：「我也似乎中計。我知道對岸一條小河，直通內地，便帶領嘍囉們蕩船進去，竟不曾遇見一個官兵。但是不時聽得鼓角一聲，或在東岸，或在西岸。我們蕩船進去，只一里多路，便不敢深入。剛退回時，岸上樹叢裡亂箭齊發，嘍囉吃他射傷許多。我們整隊上岸迎戰，那知不見一人。退回船來，又聽見四面角聲，似是集合包圍的意思。幸虧退出得早，不受大損。」楊雄聽到，嗟訝不已。

此時天色大明，又幾個嘍囉氣急敗壞，逃上山來，報道：「李頭領和杜頭領都已陣亡。」眾從急問其詳。嘍囉道：「我們人馬渡泊過去，官軍哨騎先已退下，李頭領也自生疑，卻隱隱聽中路槍炮聲響，便揮兵前進。到鄒家坡前，恐有游兵追躡。杜頭領領一半人馬轉中路接應，李頭領權就坡前屯紮，把定李家道口來的大路。一會子，杜頭領回轉來道：『去不得！前面隔林子已紮有官軍營寨。遠遠望見燈旗飄動，不知人數多少。』李、杜兩頭領恐形勢不利，急掣兵回來。不料官兵先已沿水抄來，把帶來船隻，全打燒得乾淨。官軍攔住水口，前隊多用火器，嘍囉們當不得，被官軍倒逼出去。轉到東面，忽然馬蹄聲響，擁出一支馬隊。我們全是步兵，李頭領急令團結成陣，以防衝突。豈知馬隊和走馬燈一般，頃刻已繞我們隊伍過去。馬上是連環火槍，繞著放著。步兵避槍人人亂擠，到後來越擠越緊，手脚施展不來。官軍那面，又是一支長槍大刀，直斷入陣。李、杜兩位頭領只得帶傷力戰，力盡而死。（【眉】由嘍囉口中詳述李、杜陣亡狀況，補敘苦戰情況，用筆有獅子搏兔，亦用全力之概。）我們剩下幾百人，都束手被擒。拿到一位白髮老將軍面前，（【夾】王進也。）老將問道：『你今番識得官軍威力否？』我們只好應道：『識得。』（【眉】識得否？識得。一問一答，官軍氣盛，梁山氣餒，可於此處見之。）老將便吩咐解去繩，對我們道：『你們既然識得，我不殺你，可回去將官軍厲害，一一告知眾人，切莫來輕易嘗試！』」

楊雄等聽罷，也只好面面相覷。計此番出去，李應、杜興、孫立、孫新、楊雄、石秀、鄒淵、鄒潤、解珍、解寶、顧大嫂，共□一人。（【夾】都是樂廷玉對頭。）回來時只楊雄、孫新、顧大嫂三個，那八位盡歿在陣上。（【夾】樂廷玉吐氣。）官軍這回得力，全在槍炮和馬隊。梁山泊上原也有馬隊，最精的是五虎將和大驃騎麾下。這□三位頭領中，董平、花榮已死，林沖、史進又去，其餘幾位，除卻穆弘，倒有八位同情於官軍。火槍隊是魏定國部下，炮隊是凌振部下，都不是甘心替公明哥哥效死的人，（【眉】官軍所以得勝者在此。）所以吳用不敢出戰。楊雄等冒冒失失一闖，一切設備都不及官軍，怎能不敗。

楊雄等三人，此時心無主宰，還只有到忠義堂上去看看再說。才走不幾步，忽聽見山下官軍營裡四面掌起號來，山泊裡便發出四五處號音相應。霎時，泊內泊外，號音接成一片。（【眉】號聲起兵，梁山群盜末日將至矣。）三人久在軍中，懂得這是大隊集合的號音，心下好不驚疑，忙忙走上去時，迎面□字路上，早見滔滔滾滾的大隊，從前頭過去。每一隊步兵，便間一隊馬兵。好多員頭領頂盔貫甲，左右弓刀，手提慣使的兵器，壓定隊伍。（【眉】軍容甚盛。）三人見他們面上，都現一種莊嚴肅殺之氣，不敢動問，停住步正在觀望，忽然一員步將，按著寶劍，輕裘緩帶，從側面轉來。抬眼看時，正是燕青。燕青道：「三位要過去，可跟著我走。」走近大隊，燕青一個口號，軍人早讓出路來，直穿過去，迤邐走到忠義堂。堂上早經寂寞無人，燕青一直尋到機要室來，見吳軍師一人獨坐，面前放一札文書。（【眉】勤勞執筆，其吳軍師之謂乎？）燕青道：「我們一眾兄弟特囑小弟代表，來謝謝軍師和公明哥哥平日相處的情分。我們因為不忍在山上倒戈，只好自行下山，投入官軍。」楊雄等到此，才知燕青的來意。剛要退出，燕青回顧道：「何必去呢，且聽一聽。我們是正大光明的舉動，須不瞞人。」又向吳川道：「盧員外還有句話，教小弟面陳。我們此刻下山之後，到了過午，山上倘無表示，官軍便當佈置炮隊，四面轟攻。（【眉】哀的美敦書至矣。）並且這炮隊的炮，便是軍師親自指點凌振造的。西山嘴架炮之處，也是昔時公明哥哥按軍師講求攻守方略，指定這裡可以打到忠義堂的。軍師，我們去後，山上還有一半的頭領，幾萬嘍囉兵以及家眷，盧員外實不忍見死不救。軍師，你須注意！」

只見吳用面不改色，拈起桌上文書，道：「我已曉得，而且久已預備。」便雙手將文書遞給燕青笑道：「小乙哥！借重！借重！請盧員外面呈種經略，吳某畢竟在大宋考過一名秀才，不是不知大義的啊。」（【眉】吳用竟以秀才驕人乎？）燕青點頭而出。（【夾】吳用到此，還借秀才頭銜來壓宋江。）

此時，大隊人馬關勝、秦明、呼延灼、楊志、張清、徐寧、索超、朱仝、雷橫、黃信、宣贊、郝思文、韓滔、彭玘、單廷珪、魏定國、凌振、王英、扈三娘、湯隆、龔旺、丁得孫、二○二籌好漢，中間簇擁盧俊義，押後的是燕青擁部下二萬七千餘人馬，直下山泊。把泊裡所有的船隻，聯成四道浮橋。那水寨的首領李俊、三阮、二張，以及各關守將，出其不意，不同心的，全被監視住了，不能夠指揮攔阻，這都是盧俊義預先佈置。連楊雄等的劫營，也是盧俊義探得密謀，先報官軍，（【眉】到此方補敘盧俊義密報楊雄等劫營，是為畫龍點睛。）所以處處都有準備，果然是：太平車子不空回，收取此山奇貨去。

兵隊去盡，幾位不曾同去的頭領，都來見吳用。吳用道：「這都怪公明哥哥有心要包容一切，到後來眾寡不同，反客為主。如今除卻投降，還有何說？」眾頭領道：「此時事急投降，能得保全麼？」吳用道：「諸位兄弟放心，區區便可保得。只一切聽區區部署。倘若遲疑，西山嘴的大炮一響，那就難以保全了。」眾人無法，只得一切聽吳用擺佈。

眾人中只三阮心下最是不服。回到寨中，阮小七對阮小二、阮小五道：「公明哥哥患病，至今不癒，梁山泊顯然是由吳用軍師出賣了。（【眉】吳軍師出賣梁山，經三阮道破，有趣有趣。）我們便死也得幫公明哥哥出這口惡氣。」阮小二道：「我也這般想。可是你不見李應、孫立麼？我們動手，須仔細著。」阮小七道：「李應、孫立去劫官軍營寨，卻不知已有人走了消息，所以頓遭毒手。如今我們不是這樣，另有一種計劃。」阮小五道：「你的計劃，莫不是去搬西山嘴大炮？」阮小七道：「正是！（【眉】阮小七要搬西山嘴大炮，和日本當明治維新前，有人投水用斧鑿西洋兵艦，同一笑話。）我看西山嘴，只是一個石磯伸到水裡，二□多丈，前面寬不過四五丈，後面靠岸，寬處也不過□來丈，但石墩子卻有二丈多高，正是他們架炮所在。估量那地方，頂多也只架□幾尊炮，便是吳軍師說來唬嚇我們的。於今水寨嘍囉，會水的也不少，只挑選三四□個精壯的，各帶撓鉤鐵棍，撓水過去，驀地跳上，殺散些少官兵，把大炮搬開，推往水底。所有火藥桶，替他點上炸去。官軍定然吃一大驚，疑心到投降是假，那時吳軍師勢成騎虎，不怕不出力，替我們設法決戰。」阮小二道：「那斯果真象我們這般想麼？很是難說。不過事到臨頭，就是刀山劍樹，也只得冒一冒。」談論著，恰好劉唐來到。三人說明主意，劉唐也很贊成。（【眉】赤髮鬼當然要贊成。）

天尚未晚，四人先到各處巡視一番，暗中注意磯上，立著幾個護衛官兵，手握長刀，面對面站定，動也不動，石人一般。遠望又似小塔幾座，泊上眾人，都咬著指頭歎息。到晚上再看時，官軍不比昨夜，幾百里連營，燈旗明亮，星斗般排過去，數之不盡。軍士提鈴喝號，隱隱入耳。

劉唐對三阮道：「這回官軍，端的□分了得，我們自來不曾見過。」阮小二道：「你還不知。昨夜我在山頭看時，對面一片漆黑，什麼沒有，口號也不聞，鼓角也不響，只黑影裡恍恍惚惚，教人覺得有千千萬萬的惡鬼似的，那真可怕。（【眉】此情此景，的是可怕。）今夜是料定我們不去劫營了，所以不曾放出那鬼氣來。」大家呆看一會，躊躇不敢下手，捱到四更已過，將轉五更，四人帶嘍囉暗中游水過去。劉唐水裡本事不高，自有三阮扶持。頃刻到石磯面前，阮小七和劉唐手提樸刀，先去後面截岸上官軍，阮小二、阮小五各持虎頭鉤攀崖而上。官軍並無動靜，四個守護的官兵，面對梁山泊站著，似不覺得有人從旁面來。二人和嘍囉到上面平坦處，星月光下，只見整整齊齊，斜列□二尊紅衣大炮，（【眉】炮的佈置。）從星月光下看見，此夜深人靜時也每炮相去約五尺光景。炮的外面，攔定了層縱橫紛亂的鐵絲網，網外面還有一層網。阮小二、小五大驚，仗著手內虎頭鉤，走上前就網上用刀扯開。豈知扯開了，網的兩頭都通住鈴索，一陣鈴鐺響亮，阮小二、小五知道不好，趕忙轉身，下得山崖一半，上面亂箭已經兩點價灑下來。阮小二、小五估量陰崖之下，可以遮蔽得，都揀塊凸出石骨，伏身貼在底下，毫髮不曾受傷，只射翻幾個嘍囉。停一刻亂箭過後，剛下水去，更不料去岸不遠，又圍定一道鐵絲網。這網先平放水底，這時忽豎起來，好似漁家蟹籠，兩人和幾個嘍囉困在網中，正在設法騰挪，早聽上面高叫：「諸位不要放箭，看我薄面，饒他去罷！」立刻網上鐵繩刮地一鬆，那網依舊臥倒水底。（【眉】鐵網穿破而鈴聲響而亂箭來，而有人高叫而鐵繩忽鬆，讀者如聽隔壁戲矣。）二人聽那聲音，正是凌振。阮小二、小五脫命逃回。到岸時，阮小七、劉唐和眾嘍囉也游水來到。四人所遭，彼此一樣，不消說得。（【眉】總束一筆。）從此山泊裡，再沒人敢提起抗拒官軍的話頭。

就是這天，吳用便傳出命令來：先把山寨前那面「替天行道」杏黃大旗卸下，再將忠義堂前的「忠義」二字大旗，也同時抽去。（【眉】大軍師下令卸旗，可憐之至。）恰好戴宗、時遷奉經略命令，來到山上，和吳用商量停當。吳用接受經略府頒到的木質關防，隨即寫就數□張「經略府委任辦理梁山泊善後事宜吳」皇皇告示，（【眉】官銜當頭，告示皇皇，官氣□足。）張貼忠義堂門前，以及各關各寨等處。次日，官軍便撤去長圍，只分三大寨，三面紮定。不時派遣馬隊各處梭巡。李成、聞達將五千人渡過水泊，從半山斷金亭上直到頭關以內，望上一帶黃色行帳，盡駐官兵。（【夾】頭關不戰而下。）

宋江在家養病，山上眾人，因奉吳用意思：「公明哥哥，煩心不得，毋許驚動。」居然一切不知。

這日，安道全又來診視，知道宋江身體已經復元。忍不住，談起外邊情形，如此如此。宋江大驚道：「這樣子是梁山上大勢已去，現在眾兄弟們在山上的，怎地安插呢？」安道全道：「現在是由吳軍師和種經略那邊談判妥協。現在忠義堂上，大旗都已下了。不過□日，佈置清楚，全部都要下山，聽候種經略編制。目今山上已沸沸揚揚傳說，將來這支人馬，編就五個指揮，由吳軍師做都統制。經略已微微露出意思來。」（【夾】宋江聽來，一句句是錐子，錐人心坎。）宋江問道：「種經略處，時常有人來否？」安道全道：「天天有人來，而且來者一半是我們梁山泊舊人。昨天經略府書記官蕭讓、金大堅，來此幫助吳軍師辦公事，順便取家眷，我們都見面的。」宋江道：「他們問起我不曾？」（【眉】宋江此問，有無限希望存焉。）安道全道：「他們也知道公明哥哥有病，他們也自知道，問病有之，別的沒說什麼。」

安道全去後，宋江急急著人去請吳用來談話。吳用回道：「連日奉經略府委任，辦理善後事宜，事忙得緊。（【眉】正忙料理善後，哪有閒情就來此，可謂秀才大擺官僚架子。）等有暇，抽身便來。」一連三四次，都請不到。宋太公勸宋江不必焦躁，早晚吳軍師必有分曉，他總不致於害我們的。宋江道：「害，料想他做不到。只是一切由他包攬過去，孩兒好多年辛苦，置身何地？難道仍舊到鄆城縣伺候衙門不成？」宋太公歎氣道：「我兒，休要爭強鬥氣，且看在梁山上這些年來，有一天象鄆城縣那時，安安穩穩地吃飯睡覺嗎？做無掛無牽的平民，便是福氣。我兒，你怎地還不省悟呢？」宋清也幫著勸。宋江越法不服氣，但吳用總不來，眼看大眾頭領忠義堂前奔走得熱鬧得很，宋江一肚皮話沒處說。

直耐得兩天多，吳軍師好容易來了。一見宋江，便滿面春風地拱手稱賀。宋江倒呆住了，問：「軍師，有甚可賀之處？」吳用笑道：「第一件，賀哥哥貴體康復了，少煩少惱。（【夾】難受的話。）第二件，賀招安已定，哥哥和眾弟兄，都從此做好好良民，太公可以放心了。（【夾】先行封住。）小弟記得晁天王當日，苦邀哥哥上山，哥哥說『父親明明訓教，不要入伙，不爭隨順了，便是上逆天理，下違父教，做了不忠不孝的人』這句話，我們忠義堂上同人，在座的都聽見。（【眉】用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，何如？）到後來你哥哥身不由己，屈在山泊裡做首領，連太公也請上山了。我們記起這話，日夜替哥哥不安。於今小可總算竭力設法，不敢居功。（【眉】吳用亦善於詞令者。）只成就哥哥的素志，差不多稍微報答哥哥點情分。」宋江聽了，沒得話說。吳用便起身告辭。宋江又留住道：「且慢！」吳用重坐下來道：「哥哥請說。小可事體太忙，不能久等。」宋江又想一想，（【夾】氣昏了，說不出來，公明到此可慘。）道：「軍師，你受朝廷什麼官職？」吳用道：「沒甚官職。」宋江道：「沒甚官職，怎麼辦理善後呢？」吳用道：「辦理善後，是經略委派的，官職還未奏明。」宋江道：「兄弟們大家地位如何？」吳用道：「各人都有專長，將來都由經略察核委任。」（【夾】便是說足下沒有專長。）隨即拱手辭出。（【眉】吳用去，宋江歎氣，現出苦樂異趣。）宋江眼看吳用出去，歎口氣，回轉頭來，在階前盡力一頓跌腳，把後面宋太公和宋清都大吃一驚，齊跑出來。究竟宋江作何擺佈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此番梁山上又死去八位，自動下山的又二□四位，梁山上存者皆下驕，不足數矣。

梁山上擁護宋江者是一團體，擁護盧俊義又一團體，吳用又反覆和其間，另自為謀，宜山泊之不能復存也。

前書敘戰陣，動輒兩介戰幾□合，殊不合於事實，《蕩寇志》又加甚焉。此書作者特注重指揮進退，可謂一洗陋習。秋風